

力量

■王雁翔

后来，连队改转保障分队，连长征求大家的去留意愿。这次，高木昌一点也没有结巴，说话快如重机枪的哒哒声。他说，我珍惜军人的荣耀与力量。

高木昌喜欢扇面扫射和旋转扫射，且弹无虚发。转到轻步二连，他仍然没有离开曾一次次把他压得肩头受伤的重机枪。他说枪是有生命的，懂得它的脾气与个性，装备的力量才会发挥到极限。

二

高木昌因为口吃吃了不少苦头。他的口吃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跟邻居阿强“学”来的。孩子不知不觉间有了口吃，父母急得跳脚，可四处寻偏方皆不见效。后来，通过不断练习，他的口吃好了不少，只是一紧张着急，舌头又会捋不直。高木昌习惯了沉默、寡言少语，独来独往。

走进军营，他无法再沉默，平时交流还行，可一紧张，舌头又开始打结。班长看出端倪，二话没说，每天早晚空闲时间，给他一张报纸或一本书，叫他去外头大声朗读。

雷打不动坚持两年，高木昌竟然不口吃了。他参加预提指挥士官集训，一结业就被任命为班长。

高木昌每每回想这些，都颇为感激：曾经的我像一个掉进了深坑的人，一次次想跳出来，却没力气，越是心急，就越糟糕；是班长和战友们给了我力量，让我战胜口吃，找回了自信。

2015年7月，从外地执行任务回到驻地的高木昌，刚拿到手机就接到母亲从医院打来的电话。母亲哭着说，咱家的天塌了——

他的父亲突患格林巴利综合征，胸口以下的身体都没了知觉。

匆匆赶回家，在病床前陪护父亲的高木昌心里翻江倒海。临行前，战友们拍在他肩膀上的手掌余温尚存。“班长，没事儿！有坎咱就迈过去，大家陪你一起渡过难关！”“班长，你回来记得要教我重机枪射击啊！”战友的一句句话如熨斗，熨平了高木昌因父亲生病皱起来的心。

那段时间，高木昌常站在病房窗前，看着楼下花园里散步的病人发呆。偶尔看到有因为失去亲人而立不成声的家属，过往的回忆便向他涌来。他为自己年少无知时对父母的亏欠而愧疚，更为自己如今身为军人不能常侍父母左右而无奈。可入伍时父亲对他说的话他记得

真切：“穿上军装，心里就不能只装着小家，更得装上国家。”

父亲的病渐渐好转。要归队了，他想回家看看母亲。离队多时，久不锻炼了，他决定徒步回家。走了一个多小时，手机发出震动声，他边看边忍不住落泪——那是战友发给他的信息，言语间满是关切和温暖。

回到部队，战友们发现高木昌训练更拼了，不管啥工作他都冲在前边，干劲十足。

这年年底，原打算在部队干满5年退伍的高木昌，主动留队选晋了中士。

三

高原上的天如小孩的脸，说变就变。太阳一落山，冷风如刀，温度直线下降，冻得人浑身打战。

演习打响，高木昌奉命带全班抢占一处位于海拔5100多米山巅的阵地。陡峭的斜坡与刀劈般的悬崖，需要手脚并用才能一点点往上攀登。战场上分秒必争，在海拔3600多米的垭口，他和战友们已经非常疲惫，可他们仍互相打气，个个摩拳擦掌，以最快速度进入战斗地域。

在粗重的呼吸声中，他们热汗淋漓地抵达山顶。第二道命令随之而来：坚守阵地待命。

尽管已是5月，夜晚的雪山之巅仍寒风呼啸，还突降大雪。严寒之下，没有帐篷和取暖用具，战士们落了汗，顿时觉得寒冷无比。

“找一个避风处，想办法烧火取暖。”高木昌当机立断。

那一夜，在饥寒交迫里，他带着战友紧紧围在一起，靠身体的温度与时断时续的火苗熬到天亮。等保暖物资和食物送上山时，他和战友们已在白雪皑皑的阵地上坚守了20多个小时。

四

团里命四连抽调一个小分队担负高原机降训练任务。高木昌向连长郭强平请战：咱们团前身是359旅，四班是“张富清班”，让四班建制上，在急难险任务中传承老前辈精神，淬火成钢。

在海拔4500多米的“生命禁区”开展机降训练，各种意想不到的险情随时会发生。机降模拟训练平台搭建起来后，高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我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一员。虽然到地方工作已有多多年，可每当回忆起过往的军旅生涯，我的心头还是会热血沸腾。那段时光虽然短暂，却锻造了我，成为镌刻在我青春年华里的最美记忆。

今年，我与战友相约，回到了我们日思夜想、魂牵梦萦的地方——我们曾经生活战斗过的某海岛军港。

抵达当日，细雨蒙蒙，看着那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我的思念终于得以释放。

我是军人的后代，父亲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，我的骨子里延续着军人的血脉和天性。听着先辈的故事长大，我从小就期盼着，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像父亲那样的军人。

1985年12月18日，那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天。那天，我从家乡辗转千里来到这个海岛，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。

从此，我耳畔响起的是催人奋进的军号声，我的青春年华被染成了“海军蓝”；我的志向变得坚定执着——保卫祖国的海疆。

在这座留下我青春记忆的海岛上，奇峰罗列，怪石嶙峋。仿佛大海听到了游子归来的脚步，那一阵阵涛声，不断地欢呼着我的到来。

在浪花飞溅的大海上，海鸥们在湛蓝无边的天空欢快地飞舞着。我与战友并肩站在军营外岛的岩石上，海风迎面吹来，似乎带来了过往的讯息。我又回忆起了初入军营的那一年。

那是入伍后的第一次登舰实习，班长带我来到值班岗位。在雷达操纵台上刚一坐好，我就感到头重脚轻，身体随舰起伏摇摆。“注意观察海空！”班长声音洪亮。“明白！”刚答应一声，一阵眩晕骤然袭来，我的胃里顿时翻江倒海起来。

强忍着不适，我紧盯着操纵台屏幕。雷达波扫过海空，我的眼前却是一片黄色阴影，平时熟记的真假回波辨别此时也是一团混沌。“注意方位，有目标移动！”班长不时提醒，我快速记录。“海上战巡，是维护我国领海主权的重要行动，任何误情漏情，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。”班长继续说着。我的胃越来越难受，脸色苍白，浑身无力。

“晕船是新兵上舰的正常反应，任务当前，只能靠坚强的意志力来战胜它。”班长的声音依旧严肃，却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用力按了按。

下午，海上风浪依然很大，我舰迎着狂风组织了课题演练。有了上

军港之约

■文香婷

午的经历，我的身体状态有了好转，“敌”情判断也更加准确。晚上评比，我的航情电子成绩得了70分。班长很欣慰，鼓励我说：“只有在不断搏击风浪中战胜自我，才能出色地完成保卫海疆任务。”

在军营，与战友们一起生活训练，我的精神世界也在不断发生转变。刚到部队时的那种迷茫感消失了，我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海防战线的重要和身为海防战士的责任重大。在那段军旅生涯中，我适应了惊涛骇浪的大海，克服了让人头重脚轻的晕船，参加了炮火连天的实战训练。我还接触了新闻报道，让我的军旅生涯更加充实。

1988年，怀着对军营的难舍依恋，带着军营打下的烙印，我离开部队，到地方工作。从此，那座军港的海风时时溜进我的梦中。

如今，面对大海的汹涌澎湃，看着熟悉的海岛、军营和战舰，我仿佛是游子，赴一场军港之约，回到我魂牵梦绕的故乡。再听一听那激昂的军号声、唱一唱那雄壮有力的军歌，我不禁眼眶湿润：军港啊，我回来看你了！

岁月悠悠，每当忆及我的军旅时光，一幕幕都清晰得恍如是在昨天。那是我人生旅程中最绚烂的年华。那些日子，如璀璨星辰，高悬心中，熠熠生辉；如大海波涛，撞击心田，铿锵有声。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回 答

■李正军

亲爱的弟弟妹妹
你们问我
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
我说，为了让吹拂家乡的风永远平和
总要有人奔赴远方

敬爱的爸妈，不要担心，儿已长大
你们总问，啥时候回家

当我胸前戴上红花
沉甸甸的勋章会代我回家

看着相册里青涩的自己
摸一摸头顶闪烁的红星
再踏一路脚下坚实的土地
挺直腰板，手握钢枪
我挺立的军姿就是最坚定的回答

白杨树下的坚守

■张国瑞 武诗楠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“这段电线是从博乐市区方向过来的，长1.5公里，要仔细排查。”

“是！保证完成任务。”

这一天，地处中哈边境的铁路克特边防连遭遇了一场暴雨，营区电路突然出现故障。二级上士王凯凯带着一名战士，拎着维修箱在满是泥泞的道路上沿线排查。等到检修完毕，他们的作战靴已看不出原本的颜色。

铁路克特，哈萨克语意为“有杨树的地方”。这里地处群山深处，气候多变，狂风、暴雨等更是“常客”。作为连队电路的“修补匠”，这种突然断电的情况，王凯凯已经处理了不下百回。

王凯凯并非一开始就愿意做“修补匠”。2012年，怀揣着报国壮志，王凯凯投身军旅。他喜欢坦克、机枪。进了军营，他梦想着能够操纵坦克驰骋沙场，或者拿着狙击枪潜伏丛林，瞄准千米之外，弹无虚发。可是新兵下连后，王凯凯被分配到水电保障兼锅炉工的岗位，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让他一时之间有些无法接受。当兵后的第一个冬天，王凯凯的工作岗位在锅炉房，他需要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炉子加一次煤。那年冬天，风雪很大。他初入军营的斗志仿佛也被外面的茫茫风雪给浇灭了，只盼着能早点退伍回家。

这种想法是在下连后的第二个冬天开始转变的。那年天气出奇得冷。有一天，连队水管的连接球阀和水管因老化受冻而损坏，整个营区都断了水。当王凯凯赶到现场时，水窖里的积水已经深及腰部了。

他站在水窖旁深吸一口气，脱下鞋子，戴上手套，拿起工具就跳了进去。刺骨的冰水没过他的双腿，一股寒意直达头顶，王凯凯感觉全身的毛孔都在收缩。可来不及多想，他拿起扳手快速更换接头的两端螺丝，调节水窖水压，固定水管位置。王凯凯的手套湿透了，又一阵凛冽的寒风袭来，手疼得像被刀割一样。他果断脱掉手套，十指已被冻得肿胀发红，知觉也渐渐麻木起来，可他还是咬着牙，坚持着换好了水管。

远远地听到战友们在营区里高呼“有水了”，还泡在冰水中不断打哆嗦的王凯凯内心涌起一股暖流。他被战友们合力拉上来，马上被裹上了几层厚厚的棉衣。“多亏了凯凯，这冰天雪地的要是没了水可要命！”“赶紧去炊事班给他要碗汤来，别给冻感冒了。”“嘿，不用去了，炊事班送汤来了！”战友们围着他七嘴八舌的，王凯凯手里被塞上一碗热乎乎的姜汤，那一刻他突然感到，做一名连队的水电工也挺好。

又是一个傍晚，铁路克特依旧狂风呼啸。王凯凯裹着厚重的大衣站在哨位上，坚定的目光凝视着院里挺立的一棵棵白杨树。它们虽历经风雨，却始终坚韧不拔——就像边防军人一样。

焦急万分，再也坐不住，心想：一定要将油运上去发电，保障通信和电锅炉正常运转。

本就崎岖的上山道路此时已被一层冰覆盖。王凯凯穿着迷彩鞋，背着油桶，用脚趾头抠着鞋底开始登山。可他前进一步、后退半步，差点滑到山沟里去。他只得回到库房拿出一把十字镐，就像攀登冰峰一样，一点一点慢慢向上攀爬，花了几个小时才到达配电房。配电房一天需要3桶油，王凯凯白天运油，晚上就穿着大衣在轰鸣的机器旁边打地铺过夜。

3天过去，天空终于褪去阴霾，温暖的阳光慷慨地洒向地面。王凯凯拿着几袋盐，一坨坨地撒在冰面上，融化出一个个脚掌大小的洞。这些洞都被印上了他的脚印，加快了他在返加油的速度。又过了几天，电力供应终于恢复，王凯凯坐在山顶，心中的压力就像树枝上的冰凌一样缓缓融化。

春去秋来，转眼间已是12个年头，边防生活有诸多艰辛，王凯凯却甘之如饴。在铁路克特边防连度过的12年中，他已经记不清多少件衣服被刮烂，手上划了多少道伤口，脚下起了多少个茧子。可营区里的每一条电线连着什么地方，每一根水管通向何处，他全部烂熟于心……

又是一个傍晚，铁路克特依旧狂风呼啸。王凯凯裹着厚重的大衣站在哨位上，坚定的目光凝视着院里挺立的一棵棵白杨树。它们虽历经风雨，却始终坚韧不拔——就像边防军人一样。



高山雷达站（中国画）

陆千波作

长征

第 6256 期

